

满语词语与满族的太阳崇拜初探

张殿典

(黑龙江大学 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摘要: 自然崇拜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普遍存在着的信仰形式之一, 太阳崇拜在自然崇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特别是原始社会时期信仰文化的活化石。从满语词语语义分析入手, 可以发掘其所蕴含的满族太阳崇拜的信息。

关键词: 满语词语; 太阳崇拜; šun niyancambi; eledeke; deigi

中图分类号: H 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2)03-0122-05

一、满语词语与满族先民的太阳崇拜概述

太阳崇拜是满族先民自然崇拜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在远古满族人看来, 太阳是宇宙的主宰, 是永恒的生命所在。在满族先民早期的渔猎时代, 处于寒冷地带的冰天雪地的恶劣自然环境, 对于太阳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求, 太阳能使他们得到温暖, 太阳也能使他们得到衣食万物, 他们把太阳的升起、降落、太阳的光芒和温暖, 视为生命的开始和延续。满族先民的生活在东北区域的寒冷地带, 据文献记载, 漠北的冰海雪原, “极边苦寒, 过夏犹服棉衣”。^[1] “其地苦寒, ……地裂盈尺, 雪才到地即成竖冰, 虽白日照灼不消”。^[2] 东北区域一年内霜冰期占大半年之多, 冰雪对北方人类与生物威胁极大, 满族先人对太阳的崇拜, 体现了身处严寒冰雪环境中对光和热的强烈祈愿和向往^[3], 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太阳的崇拜, 把太阳视为宇宙万物的生命的根源来信仰尊崇。当无法解释的自然力被人格化了时, 最初的神崇拜便出现了, 于是就把太阳称为太阳天母, 写作 abka hehe; 依据太阳能发光、

发热、有抚育万物生长的无边功力, 把太阳人格化为太阳母亲。满语 šun 义为太阳、日头, 太阳照耀万物, 哺育万物, 使万物繁育生长, eldeke 义为光耀, elden 义为光芒, foson 为日光、光线, fiyakiyan 为炎热的阳光, 为暘, fosok 为日照, 等等。阳光雨露是农耕者的生存之本, 在先民农耕社会中, 一切收成的好坏都是由太阳决定的, 太阳被理解为他们 的保护神。如果太阳光照射不足, 或者太阳光太强烈、照射过长, 都会使庄稼颗粒无收, 成为荒地, šunehe 义为荒地, šunehe orho 义为荒草, 如果出了草芽, 也仍然是荒地, 满文写作 šunehe ba, 这都是从 šun (太阳) 一词分化和衍生出来的词语。

在《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中, 收录了以下众多有关太阳的词语:

日 šun	光耀 eldeke
日光 foson	日光转射 fosoba
回光荡漾 helme šembi	回光乱动 tališambi
暘 fiyakiyan	背阴 silmen
隙光 irahi	日升 šun mukdeke
日微斜 šun kelfike	日大斜 šun urhuhe

收稿日期: 2012-03-03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社科类重大委托项目 (08A-004)

作者简介: 张殿典 (1983-), 女, 辽宁大连人,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化与北方民族语言文化关系研究。

日平面 šun dabsiha	日入 šun dosika
日色淡 šun buncuhšn	日珥 šun šangka
日晕 šun kuwaraha	日食 šun jembi
光 elden	晴明 gehun gahun
日照 fosoko	光射 elden gabtabuha
阴凉 sebderi	影 helmen
日出 šun tucike	日午 inenggi dulin
光阴、时间 šun biya	太阳落下 šun dosimbi
西 šun dosire ergi	终日 šun dositala
太阳升起 šun niyancambi	太阳落下 šun tuhembu
整日 šuntuhuni	

可见，太阳在满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二、eldeke、dergi 及相关满语词语的隐喻义

在满语词中，光耀、光亮、光照写作 el-dembi，或写作 eldeke。例如，《周易》“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满文写作“šun biya abka be bahafi goidame eldeme mutembi”，这个词同时也有“降生”、“诞生”的意思，一般都是指君王贵人降生的日子，也可以译为“圣诞”。《蒙古源流》：“maha maya fujin bedeke ofi, suwayan muduri aniya imhe usiha aliha biyai tofohon i šun fosoro erinde lumbi sere ilhai yafan de wesihun beye be eldeke。”汉译为：“玛哈玛雅福音遂有孕，至岁次戊辰翼大蛇值月十五日，日方出时，降生于伦必花园内。”其他派生出的词都有“诞生”的意义。eldembumbi 是“使照”、“使照耀”、“使光亮”、“使光照”等使动义，同时也有“诞生”、“降生”义。在《档案》中，fungnehe gioro hala, eldembuhe hūawang heo be eldem-bufi, hūhuri begoro golmin badarambuha be dahame giyan i dabali kesi isibuci acambi, 汉译为“诰封觉罗氏，诞生章皇后，衍庆弘长，理应从优追恤”。eldengge 义为“有光的”、“有光辉的”、“光华”、“灿烂”，同时有一个义项即为“诞生的”、“出生的”、“生降的”，“eldengge in-enggi”，义为“圣诞日”。

在满族先民们看来，每天早晨太阳的升起，即意味着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太阳在诞生，“每一次日升都是对黑暗的胜利，每次日落都是被迫性地进入来世，在那里危险都聚集到了太阳神的身上”。“自然过程也是神圣的，这一点由太阳在自己游行圆周中经历的重复洁净礼所证实，我们最

熟知的是他在黎明之前的洗澡，黎明时他‘身穿红色衣服’升起”。^[4]人类与生俱来的最大恐惧即是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幻想着，人的肉体死后的灵魂到了地下世界，依循着太阳的轨道，借助着太阳的力量，与太阳一起在第二天早晨重新返回阳光的尘世。人们灵魂与太阳结伴而行，便能够超越死亡，得到再生。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丧葬形式中，一般“埋葬尸体不分男女一律四肢侧身，头朝北，足朝南，面向东，背向西。他们认为头朝北是他们的远祖从北方辗转迁徙到南方；面向东，是让死者亡灵得到温暖和光明，因为日出东方，大地万物得以光明和温暖”^[5]。人们设想，如果能像太阳那样永远地死而复生，就超越了死亡，肉体不存在了，灵魂还在，每天重新诞生的太阳是太阳精灵永存的结果。人们超越死亡的唯一途径则是与太阳相随同行，于是人类就脱离了有限的苦海，加入了无限的宇宙循环。满语 eldeke 既是光耀照射，同时也是太阳的诞生，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满族先人们对太阳的信仰之情。

满语的“东方”为 dergi，“西方”为 wargi。众所周知，满族的民俗信仰特别尊崇西边，这与崇尚北斗星有关系。但从词源学来看，尊崇西边的信仰应当是较远的事，因为在词源考溯方面，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语言依据。相反，在满语“dergi”东方一词中，我们了解到了满族先民崇尚太阳的语言遗留痕迹。

人们尊崇太阳，则同时尊崇东方，所以，东方“dergi”一词的义项中就有“上”、“上边”、“上面”的意思，有时就借指“上天”义。《上谕八旗》：“niyalma tome uhei dergi abkai hūhuri fengšen be alire be buyembi, ere uthai mini gūniha wesihun sabi amba feguvecun kai。”汉译为：“人人共受上天的福佑，这就是我所想的吉祥大瑞啊！”由于太阳具有崇高无上的位置，则“dergi”一词就具有“等级高”、“次序在前”、“高明”、“高超”等意思。《莱根谭》“sogi da be gisurere bithe dergi debtelin”，译为“《莱根谭》上卷”。《平定金川方略》：“jalingga hūlha be hungkereme dahabufi, gurun i horon be kokirabure de isiburakū obuči acambi, uttu ohode, teni dergi arga seci ombi。”译为：“将狡寇帖服，而不致有损国威，方为上策。”满族先

人们通过太阳升起等现象，逐渐地将东方认定为神圣的所在，由方位处所名称，演变为“高明”、“高超”、“最先”等形容词性的尊崇词语。“我国的许多民族也是先知道东西方向，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知识。景颇族称东方为‘背脱’，即日出的方向；称西方为‘背冈’即日落的方向。”^[6]这与满语表示方向的词语如同一辙，也与表示方位的词语等是一致的。

太阳周而复始的诞生，给人类带来温暖和秩序，“太阳运动的规律性表明了（除了胜利、秩序和作为无终点之再生的永恒而外，还有）不可动摇的正义和无处不在的法官思想。这样太阳的行为获得了一种伦理色彩”^[7]。在原始人类的神话思维形式中，空间和时间既是由太阳运动规律来规定的，同时也被认作了巨大的具有统治万物的神秘的力量，太阳的运行及其规律，不仅是大自然的规律，同时也是尘世凡人的不可抗拒的法则。“由于太阳实际上充当了人类建立时间和空间意识的天然尺度，神话思维便把得之于太阳启示的主体意识反过来投射给太阳，产生出如下神话命题：太阳是时、空的创造者和管理者。这种神话命题的直接表现便是奉太阳神为诸神之主。”^[8]太阳的运行及其相关天体现象，是与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结合在一起来说明和研究的，太阳的神圣性同时也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主人和管理者，也是人类社会的统治者和主宰者。人们借助于天象来说明人类社会，将目光投向苍穹，求助于天文来说明解释人类及人类社会本身，太阳神于是成为了诸神之王，人间的统治者被认为是属于太阳神统辖下的一个领导者和统治者。所以，我们看到了“eldeke”既表示光耀普照，同时也表示诞生。而“东方”*dergi*既表示东方处所，表明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同时也表明这是每天太阳新生的地方，也可隐喻借指人间的统治者诞生的地方，这就使用“东方”来喻指“皇帝”、“皇上”成为理所应当的了。《平定金川方略》：“*dergici coohai nas ‘hūn i ambasa de hūdun gisure seme afabuha.*”译为：“上命军机大卧迷议。”其中“*dergi*”即指皇上。《异域录》曰：“*dergi elhe be baiha.*”其中“*dergi*”也指皇上，译为“请皇上的安”。在《档案》中还有：“*dergi hese be gingguleme dahara.*”译为：“钦奉上谕。”通过太阳诞生的东方之处的隐喻，同

时借指了人间的统治者，这就使太阳神的威力统摄了整个天界和人间。

三、满语 *šun niyancambi* 与太阳生殖阳性力量崇拜

太阳升起，满文写作“*šun niyancambi*”，“*šun*”指太阳，而“*niyancambi*”则指浆（衣服）。这很奇怪，太阳升起与浆衣服有什么关系？仔细琢磨，我们认为，此处的浆是由太阳精液相似而来的，精液即如同浆制衣服的浆糊是一种形状，故“*šun*”太阳，加上浆糊“*niyancambi*”，即指太阳升起，早晨起来元气十足。所以“浆”的同源词“*niyancan*”既有义项（浆洗衣服用的）浆粉，又指锐气，元气，勇气。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既显示了太阳的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显示了“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生殖能力。太阳升起，与精液同时诞生成长，要完成哺育万物的任务，则要交媾，在满语中“交媾”或“性交”写作 *mešembi*，这个词的同源词还有“祭天”、“还愿”一词 *metembi*。《满州实录》：“*jang gebungge bade tehe, būlun i gayangga tumetu gebungge niyalmbi nara hala de dosime, abka de nadan ihan meteme nara hala oho.*”汉译为：“瑯地的呼伦部噶扬噶，图墨图二人，杀七牛祭天，归附纳喇（氏）部。”《满汉成语对待》：“*amba yali be jefi, yamji tuibumbi, jai inenggi erde metembi.*”译为：“吃了大肉晚上背灯祭，第二天还愿。”“祭天”、“还愿”一词与“交媾”同出一源，即是阴阳交合，表明太阳升起携有精液，通过交媾生育万物。在古埃及人的创世神话中，生命是从太阳中泻出的光线，亦既从创世神日神生殖器流出的精液^{[9]132}，太阳父亲撒下一片阳光，大地之母便生育繁育了人类万物。萧兵先生在对于古希腊人的太阳金雨，印度人的太阳神苏利亚与处女勃利塔及高句丽太阳射手的神话传说等等一系列有关阳光受孕的描述中，无一不反映了这一巫术般的创世寓意。^[10]在中国古代也有相关的论述，《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比阴阳之别，夫妇之位也。”此处指太阳与月亮阴阳交合相配，象征着通过交媾孕育万物的意象。同样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古代朝鲜半岛的朝鲜先民神话中，高句丽王国的始祖东明王被认为是河神之女柳花受精于日光而生。^[11]蒙古族

也有“感光而孕”的说法^[12]。在萨满教中，萨满的灵魂被比喻为一团火，其光线能穿越黑暗之壁，万物在火光中暴露无遗；没有阳光般金色的火焰，萨满便失去了威力，因为萨满的灵魂“象阳光一样也是金黄的，换而言之，他代表了太阳的生殖特性”。^{[9]133}这在汉语中也有体现，《说文解字·日部》：“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指的就是太阳之阳精从来没有亏少减损过，用描述形象的写法表明了太阳的特性。原始人认为太阳的无穷生殖能力是一切动植物的源头，因此太阳光可使女人怀孕的观念同火光使女人怀孕的观念也就应运而生了。这在满语有关太阳词语的探溯中表现得尤为明晰清楚。

在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信仰中，太阳被看作男性之本，视地球为女性本体，太阳父亲撒下一片金雨（阳光），大地之母便生育繁殖了人类万物。这在汉民族信仰中多有体现，天地之交，日月相合，被认为是生育万物的根本动力。《礼记·礼器》中的“大明生于东”，这里的“大明”即指太阳，日月相合象征着男女婚配。《尔雅·释地》释文引晋代杨泉《物理论》：“地，底也，著也，阴体下著。”此处是说“地”由低下而得名。章太炎《文始一·歌泰寒类》：“《说文》：‘也，女阴也。’……孳乳为地。重浊阴为地。古父地只当作也，犹天本训颠，即古文颠字，引申为苍苍之天。人体莫高于顶，莫下于阴（自注：足虽在下，然四支可旁舒，故足不为最下，以阴为报）故以题号乾坤，其后慈乳作地。”古人见地生草木，与母亲生子类似，故视地为母。《管子·五行》：“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易·说卦》：“乾为天为圆为父……坤为地为母。”古人认为大地即与母亲是一类的，母亲生育与大地生长草木一类。同样为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大地写作“ütügen”，源于女阴，这与汉语和满语所反映的思想是一致的。^[13]

四、结论

关于满族先民的太阳崇拜，前人已多有论述，但从满语词语入手，分析满语词语中有关太阳崇拜的词语的各个义项，即使用词源学的方法

解释满族先民的太阳崇拜却成果不多。我们认为，使用分析民族语言来探讨该民族的信仰文化是最有说服力、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语言是研究文化的“活化石”，民族文化特别是原始文化更容易积淀在语言里。我们分析满语词语 šun niyancambi，发现 niyancambi 的同源词 niyancan 既有浆洗衣服所用的“浆”的意义，同时也有“元气”的意义；分析满语词语 eldeke、dergi 以及相关的一些词语的义项，发现 eldeke 的同源词 eldembi 既表示“光照”，又表示“诞生”；dergi 既表示方位“东方”，又表示方位“上”，则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明满族先民对太阳的敬仰之情。

参考文献：

- [1]西清. 黑龙江外记:卷六[M]. 杭州:杭州古籍书店, 1985:161.
- [2]吴振臣. 宁古塔纪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79.
- [3]杨帆. 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35.
- [4]亨利·富兰克弗特. 王权与神祇[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226.
- [5]杨学政. 原始宗教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188.
- [6]宋兆麟. 中国原始社会史[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3:431.
- [7]亨利·富兰克弗特. 王权与神祇[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158.
- [8]叶舒宪. 英雄与太阳[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68.
- [9]米尔希·埃利亚德. 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M]. 宋立道,鲁奇,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 [10]萧兵. 中国文化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114-136.
- [11]满都呼. 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371.
- [12]谷德明. 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上[M]. 北京: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58-60.
- [13]斯钦朝克图. 生殖器名称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以蒙古语为例[J]. 民族语文,1999(6):47-57.

Manchu Words and the Manchu Sun Worship

ZHANG Dian-dian

(Research Center of Manchu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6,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Nature worship exists in the history of every ethnic group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sun worship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Language is a living fossil in the study of ethnic culture, especially of the religious culture in primitive society. Manchu words also reflect the Manchu worship of the sun.

Key words: Manchu words; the sun worship; šun niyancambi; eledeke; deigi

(责任编辑 丛 琮)

(上接第 121 页)

四个特征(责权性、限定性、时效性、程式化)比我自己《汉语修辞学》中所说的“三性”(准确性、简洁性、规格性)要好些,更符合公文语体的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1]袁晖,李熙宗.汉语语体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6.

[3]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33.

Some Reflections upon the Definition and Nature of Language Style

WANG Xi-ji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language styl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its research in which the first thing to consider should be its nature. The definition and nature of language style are apparently not a research issue, but it is not the case.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upon these two aspects for the sake of the flourish of style research.

Key words: definition of style; nature of style; whole people; document language

(责任编辑 丛 琮)